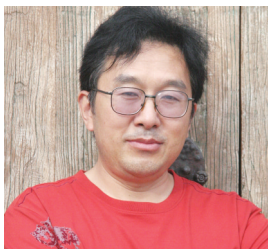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冯杰专栏



冯杰,诗人,作家,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是闪电的一声咳嗽。那咳嗽极瘦。  
只有乡村闪电,才配称得上“打豁”。城市里的闪电是不能用的,质量不好,还得去付昂贵的电费。  
乡村的乌云像驴群一样,灰蒙蒙而来,又灰蒙蒙而去。这一团团灰驴们,先是在天空散步、啃草,后是交头接耳,交流思想,再是聚拢合并,然后,才在天上开始任意驰骋。驴腿间的最好距离是:疏可跑驴,密不透风。  
久旱的禾苗在下面都静静地跷着脚,呆望着,等待一场雨水的滋润,内心喊渴。像你当年在六楼下焦急期待情人登声的那种心情。  
大地顿时开始热燥。  
忽然,这个动词就出现了,在北中原大地上,在天地连接之处。它是写在天上。  
——打豁!  
仿佛布满大树白色透明的根条。这是永远不曾重复的闪电。世界上的闪电每一条都是不雷同的安排。原创的闪电。生动且声动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《奉 喧帖》如成都大慈寺盛夏里的绣球,正是锦官城的繁丽,青年的苏轼爱这样的繁丽雍容。  
我去大慈寺时,正值盛夏,绣球也正开得好。  
大慈寺与俗世边界模糊又泾渭分明,只需跨过门槛,便分出了槛内槛外。槛内喧喧如沸,槛外慈悲安宁。寺里又别于其他寺庙的肃穆、刻板,每间大殿前皆养了一缸缸荷花,荷花缸外又种了绣球,院后还有石榴、月季、曼陀罗。花从里端坐着圆乎乎脑袋的小和尚和十二生肖的公仔,后院还有茶社,还有松柏森然,蔽芾其阴。

红尘兰若相圆融才是大慈寺。每日里,阳光才落庭院,第一声梵唱就唤醒了花儿、鸟儿、虫儿们,阳光越长越高,便又接纳了入寺院的人们。菩萨低眉,居士叩首,僧侣合十而行,年轻的看花,老头老太们拜佛毕就往茶社去了,我看花喝茶也看人。

茶则是十二元的绿茶花茶及二十元的花毛峰绿毛峰,价格同人民公园相近,比青羊官略贵。茶自然都不好,好在安逸,我要了碗绿毛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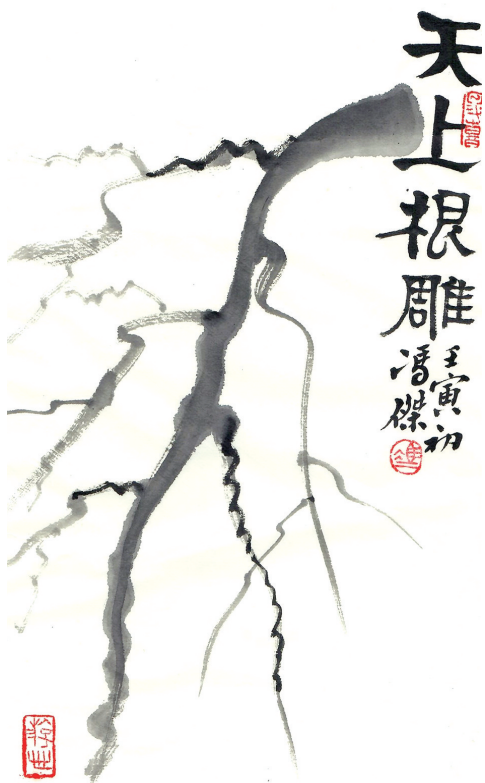
## 打 豁

(描写云磨来临前的状态)

的闪电。

那是谁把乌云扒开一个大口子。挺伤心的。打开豁口,让关闭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情感此时尽情地释放出来。

如你面对那位久别失散的情人,伏在肩头,该去失声痛哭。



## 奉 喧

慢慢坐喝。蝉在午后清凉的风里作出秋声,头顶的枣树不时落下几片叶,间或几只麻灰色的鸽子和更麻灰的小麻雀飞落来,衔了饭粒茶屑,又飞起。一个矮个的小老儿充茶馆,拎了硕大锺壶在竹椅间游走,添水或上茶。一院子的老头老太太,食毕便各个面前一盏盖碗茶,摆摆龙门阵,唱一两段京戏,遛鸟的将笼子往亭上一挂,看一旁下象棋的喊一声“将军——”,渴了也懒将盖碗端起,俯身去喂一口又继续玩儿。又有老太在座下织毛衣,不时举了织活来问身边的老头儿,老头摇着蒲扇不耐烦回一句。一家子坐下扯起了纸牌,不知打法是否跟湖南相似。穿廊角落的老头困了,两腿往另一张竹椅上一伸,手半撑了头,一下一下打着盹。

人们在花团锦簇里啜着粗茶,一抬头,云淡天高啊。

《奉喧帖》也是这天高云淡底下的花团锦簇,且一定得是大慈寺天顶的云与大慈寺院里的花,都是青年苏轼眼中与笔下的美好。

苏轼此时的笔墨,足可当得他为大慈寺壁画所题写“精妙冠世”四字,着实的笔势精妙,墨色滋润,丰神雍容。

帖里亦有佛事俗事,如同大慈寺佛界与尘世的圆融。说绣观音、浮氍画、折枝纹的和黄地月儿的绢缬,妆佛和迎佛像,还有药方子,还有所需花费种种。

这折枝纹和黄地月儿的缬,该是蜀锦,正是锦官城的繁盛模样。

一帖寄出,大慈寺的佛灯下,宝月大师展笺奉读,颌首频频。

彼时,苏轼在眉州。

## 花开如笑

节气到了雨水之后,日日都是看花天。

看花天,就是看花们在笑,在风里笑,在斜斜的细雨里笑,在阳光与蜜蜂的翅膀下笑。

脚边的那些小野花,淡蓝色的,黄色的,浅紫色的,小门小户人家出来的模样,最易被目光省略。春暮的蒲公英,满地开黄花,依然不成阵势。江堤上更多的野花,我都叫不出名字,它们在牛羊的蹄子缝隙里悠悠吐露清香,这香气素淡到很快混入青草的清气里不见踪影。

野花似乎不是花,没人当它们是花。春阳好的时候,我躺在草坡上,手指轻轻一拨弄,裙子底下小花小朵遮遮掩掩地开。它们像杜丽娘的丫鬟春香,小姐笑了,她就笑了;小姐叹气,她就叹气。它们更像我童年时所熟识的那些小村姑,人生没有宏大壮阔的场面,一点点小猫小狗的事情,也能让她们欢喜半天。你瞧,草地上,风一吹,野花就舞蹈;风没吹,小野花也在笑。春天么,除了开花,找不到第二桩事情可磨光阴。

桃花、杏花是正当好年华的女子,结伴出来,垄上踏青。她们裙袂翻飞,笑声清脆,逗得路人纷纷驻足。在春天,在乡村人家的庭前院后,在城市的公园里河畔边,甚至在幽幽深山里,随便一走,到处都能遇见桃花盛开。它们不开则已,一开,就是大动静。那么烈,像火燃烧。那么艳,像吹打打洞房花烛的新娘子,可是不娇羞。

梨花盛开,玉一般白,雪一般轻盈,它有书香女子的贞静。它即使打开了所有的花朵,即使所有的花朵缀满枝头,依旧是那种安静淡然的浅笑。它不像桃花,桃花一笑就不留底,梨花呢,再怎么开,都节制,都低调,都想着留白。

春天里,玉兰花开得也不迟,花瓣质地如缎。玉兰个高,花朵又大,开起来奢华隆重,像大家闺秀,需仰见其美。它端庄,雍容,开花时从不扭扭捏捏。春风一敲门,它啪地就打开花朵,从不闹小情绪。小情绪是要关着门在家里闹的,出场了,就要笑得敞亮,就要美得大气。

泡桐花我有许多年都不喜欢。它盛开在高枝上,大手大脚,不遮不掩,香气浓烈到熏人。像大婶,是大嗓门的大婶。大婶站在高岗上,和男人理直气壮地说粗话,得胜,敞开嗓门大笑,笑声都能砸死一头猪。

樱花一簇一簇的,三五朵挤在一个枝节上,嘻嘻——嘻嘻——嘻嘻嘻。早前,我的老房子旁边有一棵樱花树,春暮才开花,花朵娇美如少女。我一看那团团簇簇的开放姿态,就想起当年读书时节,好几个女生共住一室,冬天里,学校熄灯后,我们就点着蜡烛读书和聊天。那时不觉时光之美,如今想起,已是怅然。择枝而栖的我们,再不可能回到当初团团簇簇茂密生长的光阴里。

牡丹气场太强大,它一开,六宫粉黛无颜色。有一年春天,去菏泽看牡丹,我流连花边,心有戚戚,觉得自己太单薄太苍白太暗淡无光了。牡丹是花王,纵然它那里开得深情款款,我这里,依旧觉得与它隔了千山万水。

那一日,黄昏回家,路过人家的门前,见廊檐外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在打羽毛球。她穿着粉红花裙子,跟她的父亲正激烈战斗,咯咯咯咯——咯咯咯咯——她的笑声随着羽毛球起伏跌宕,在我的耳朵里划着一条又一条优美的弧线。我看着,内心小荡漾,不禁一叹:花儿呀,好美!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